

日本吉備西邨著

朝鮮史

釋史文社藏版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印刷
光緒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發行

定價大洋五角



譯者 獨頭山熊

上海英租界棋盤街中市

發行者 點石齋書局

上海英租界棋盤街中市

印刷所 新民譯印書局

上海英租界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點石齋書局

朝鮮史下卷目錄

葉次

太祖政略	一
朝鮮與契丹之關係	二
成宗治績	二
契丹來寇	三
康兆與外亂之關係	五
置關防	六
文宗政治	七
鑄錢貨	七
女真交涉	八
李資謙妙清之逆謀	十
宦者武臣之專擅	十一
崔氏專政	十四

契丹來侵	十五
高麗與蒙古日本之關係	十六
哈丹與倭寇來侵	二一
紅頭軍	二二
金辛崔三氏之叛逆	二四
高麗亡	二六
朝鮮與日本和	二七
內政廢興	二九
宗氏之條約	三十
豐臣氏之關係	三一
豐臣氏外征之議	三三
德川氏之和議	三九
草梁館之約	四二

歐米諸國之關係	四三
大院君攝政時代	四五
鎮兵激怒	四六
甲申之亂	四八

朝鮮史下卷

日本 吉備 西村 豐著

中國 獨 頭 山 熊譯

太祖政略

太祖既降百濟海內無抗命者。於是統一之業成。又欲鞏固基業。乃作政誠以誠百僚。頒之。中外使王規如後晉賀晉高祖。（石敬瑭）登極始用天福年號。西僧來。兩街備威儀法駕迎之。自是大崇佛教。

又定役分田。自朝臣至於軍士。不論官。以性行之善惡。功勞之大小差給之。

改諸州郡號。以慶州爲大都督府。乃建功臣閣。畫三韓功臣於東西壁。召大臣朴述熙。授以訓要十篇。曰。予統一三韓。身居大寶。今老矣。恐後嗣縱情。以敗亂綱紀。故述訓要。以爲後世龜鑑。書中大以國家之政務。乃依賴佛氏之呵護。而備論其功德。又言却小人。登賢者。寬租調。得民心。裨益後世實大。太祖性德寬厚。有濟世之量。遂開五百年之基業。非偶

然也。

朝鮮與契丹之關係

契丹

與於支那直隸省及內蒙古東部地

遣使來贈橐駝五十匹。太祖以契丹初與渤海連和。又殄滅之。斥契

丹爲無道。流其使於海島。繫所獻橐駝於萬夫橋下。餓死之。至是契丹屢窺邊。或謂太祖失策云。

先是耽羅國太子末老來朝。太祖爵以王。耽羅在南海中。今濟州地。其始祖雖不詳。然世獻方物於百濟。又服臣之。後從新羅。至是乃散事高麗。入其地於版圖。

太祖年六十七而薨。太子即位。爲惠宗義恭王。時晉出帝開運元年。我紀元千六百又四年。朱雀帝天慶七年也。

成宗治績

初太祖納大臣王規之女爲妃。生一子。規謀立之。將弑王。崔知夢奏變。請王移御。王潛徙重光殿。乃免。王因循姑息。不之罪。王薨。弟定宗文明王立。乃誅逆臣王規。及其黨三百餘人。

王爲人猜忌。內外怨之。其弟光宗太成王繼立。嗜讀貞觀政要。命翰林學士雙翼司貢舉。以詩賦頌時務等試十。文風大興。然貽後世浮華之弊。王末年。嚴刑獄。奴訴主者。子讎父母者。常溢於刑獄。別置假獄。衆心離散。

及太子景宗王代立。乃還流竄。減租調。毀刑獄。焚讒書。中外得心焉。晚年既溺聲色。昵小人。疎君子。政教大衰替。蓋自義恭王以下四主。僅能保守成業而已。至於成宗。乃著治績。成宗文懿王。字溫古。太祖之孫。即位元年。改官號。使京官五品以上者。論時政得失。崔承老上書。備言列祖行事之美惡。及時君政事之得失。王納其言。進承老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又祈穀於國丘。始置十二牧。定三省六曹七寺。臨軒試進士。乃定五服。給假式。斬衰三年。給百日。齊衰期年。給三十日。大功九月。給二十日。小功五月。給十五日。總麻三月。給十日。又置經學醫學博士各一員。於十二牧。設修書院。使諸生抄史籍藏之。以勵文教。立宗廟社稷。分國內爲十道。分管諸州縣。尤得政治之宜。十道曰中。原。關。道。河。南。江。南。嶺。南。嶺。東。山。南。海。陽。朔。方。涇。西。又改開州爲開城府。使管赤縣諸縣。

契丹來寇

此時契丹勢益熾。使蕭遜寧來寇西鄙。諸將拒之。不勝。國內爭擾。成宗幸西京。次於安北府。時內使侍郎徐熙奉國書至契丹營。遜寧欲使庭拜。熙守禮不屈。卒升堂。行東西對坐禮。遜寧謂熙曰。汝國興於新羅之地。則任汝有。若高勾麗。乃我所有。汝侵蝕之。又棄我事宋。故國號高麗。且以境界論。貴國東京。滿洲東京省遼陽州皆爲我域。何侵蝕之有。鴨綠江內外地。亦爲我境。而女真盜據於其間。朝聘不通。則女真之故。辭氣慷慨。遜寧知不可強。乃聞於契丹。罷兵。

初太祖嘗奉支那正朔。是時請援於宋。不應。遂絕和好。乃用契丹年號。受封冊。又置勾當於鴨綠江。使河挾宸守之。

王在位十六年而薨。王天資嚴正。器宇寬洪。以移風易俗爲務。唯以光宗之女弘德院君之妻爲妃。爲大失德。王又好佛教。刊刻大藏經。求宋本契丹本校合之。世稱高麗本爲最貴焉。

姪聞嘗君立。爲穆王宣讓王。時宋咸平元年。我紀元千六百五十八年。一條帝長德四年也。

康兆與外亂之關係

穆宗既即位。母千秋太后。通於外族金致陽。生二子。謀立爲王。忌太良君詢。太祖之子。逼爲僧。王嘗疾。恐有內變。召給事蔡忠成密語曰。太祖子太良君尚在。卿等與崔沅素以忠義名。宜匡扶社稷。毋使屬異姓。忠順乃迎詢王。恐變。使西北面巡檢使康兆入衛。

時詭言王薨。兆信之。欲誅金致陽之徒。以靖國難。領兵五千至平州。聞王未薨。遂中途變意。廢王爲讓國公。誅致陽父子。流太后親屬。迎太良君即位。爲顯宗元文王。兆遂弑前王穆宗於積城。自專威權。顯宗聞穆宗死。加兆吏部尙書參知政事。民皆怨憤。

先是契丹遣使詰問前王之事。自將步騎四十萬。渡鴨綠江。圍興化鎮。兆引防兵出通州。契丹兵破三水砦。兆驚起。恍惚穆宗立其後。叱之曰。天伐詎可逃。兆即脫鎗長跪。言未訖。而已爲契丹兵縛去。契丹主數其罪。斬之。遂乘勝長驅攻西京。王與后妃及蔡忠順等五十餘人。出城南奔。京城陷時。河拱宸至契丹營乞班師。契丹留之。兵退入興化鎮。巡檢使楊規邀擊前驅於艾田。斬千餘級。已而大軍奄至。規與別婢金叔興力戰矢竭。俱死之。鎮使鄭成追契丹兵於鴨綠江。丹兵溺死甚衆。王乃自羅州還京都。

置關防

王還京。以楊規爲工部尙書。以金叔興爲將軍。并祿其母妻子女。因憤於契丹。使內使舍人平徵古。如宋乞歸附。且用宋年號。

先是河拱宸使契丹。爲所留。辰謀歸國。外示忠勤。人以告契丹主。鞠之。辰以實對。且曰。臣於本國不敢有二心。辭氣益厲。遂被害。契丹人稱之。契丹又屢遣使求鐵州。龜州。龍州。郭州諸城。又攻通州。郭州。互有勝敗。知終不可敵。乃奉正朔。通使聘。

上將軍金訓崔實等。率衛兵作亂。王僞遊西京。擬漢高雲夢之遊。遂誅之。乃罷三司御史台。置金吾台都正署。使武臣常參以下兼文職。自是武臣布列台閣。朝綱紊亂。邯贊崔沅周仲等矯正之。內外以甯。農桑屢熟。稱爲中興。王在位二十二年而薨。太子欽即位。爲德宗敬康王。

元年。以王可道監修國史。又命柳韶創北覽關防。自國內城迄於鴨綠江入海之地。東跨湖州等十四州。抵於和州。延袤千餘里。以石爲城。高厚各二十五尺。時契丹有內亂。王懲於前代之變。故建設如此。王在位三年薨。弟平壤君立。爲靖宗睿王。

靖宗即位初年。築長城於西北路。松嶺之東。以扼契丹邊寇之衝。契丹牒責之甚。遂議和。修聘如舊禮。

文宗政治

文宗仁孝王繼靖公即位。黜小人。舉賢才。隸寡孤獨有養。又旌孝子順孫。及義僕節婦。定田制。致心政治。世稱仁惠王。嘗創建一剎。那知中樞院事。崔惟善諫曰。昔唐太宗不許創立寺觀。我太祖訓要曰。嗣王及公侯臣僚。有爭修寺觀者。奈何竭民力以危邦本耶。王優答之。又御史盧成且嘗忤旨。王怒。命解冠欄。欲縛之。惟善諫曰。朝臣有罪。可付有司。王怒霽。僅罷其職。王爲人聰哲好學。又善射。屢按驗諸州郡守令之勤怠清濁。訪問百姓疾苦。末年盛造塔廟。爲盛德之累云。

王薨。弟國順公即位。爲宣宗思孝王。當是時契丹改國號曰遼。

鑄錢貨

自宣宗數傳至於肅王明孝王。始置鑄錢官。命行錢於州縣。又用銀瓶爲貨。其制以銀一斤。像本國地形。爲闊口錢。初高麗未有貨幣之制。唯用麤布爲貿易。成宗時始用鐵錢。禁

麗布。人民不以爲便。唯用錢於酒茶食味諸飲食店而已。其他交易。則任用土物。至是鑄造錢貨之屬。而置酒保於京城左右。又置店舖於街衢。以興錢利。禮部奏我國教化禮義。始自箕子。而廟貌猶闕。乞求墳塋立祠祭之。制曰可。

女眞交涉

先是朝鮮常修好於宋遼二國。及宋與女眞滅遼。女眞益盛。遂生女眞朝鮮之關係。

女眞爲靺鞨之遺種。其初分爲二部。居於黑水即黑龍江者。曰東女眞。居西者。爲西女眞。一云

爲直肅慎氏有混同江東地

高麗嘗獻方物於契丹。至肅宗王時。其酋盈歌烏雅束等。續得人心。勢頗

熾。乃獻邀功之議於王。請伐女眞焉。王乃命林幹伐東女眞。直史館李永諫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不可妄動。王不聽。幹與女眞戰於定州城外。敗績。東面行營兵馬都統尹瓘。與女眞戰。斬三十餘級。朝軍亦死傷過半。軍勢不振。遂與女眞結盟而還。

自肅宗薨。至於睿宗文孝王時。咸州以北。大抵爲女眞所有。睿宗欲紹述肅宗志。恢復之。乃發兵十七萬。以尹瓘爲元帥。吳延寵副之。統督諸軍。進擊女眞。破一百三十五屯營。斬數千級。大破之。遂相地築英州。咸鏡道吉州 福州。咸鏡道端川郡 雄州。咸鏡道吉州 咸州。咸鏡道吉州 同宣

州咸鏡道通秦

在咸鏡道平戎上

公嶮鎮

咸鏡道會府

等九城。使林彥作記功碑。勒於英州廳壁。又

立碑於公嶮鎮。畫定地界。號爲九城。徙南界之民實之。至是乃盡復高麗舊地。

尋還城女眞之議起。蓋以設城狄境。恐招後患。且守禦亦難。王猶豫未決。諫議金緣曰。人主取土地以育民也。今爭城而殺人。甯還之。王然其言。乃以九城還女眞。女眞來謝。獻金馬焉。

越十年。女眞主烏雅束卒。弟阿骨打立。自稱皇帝。改國號曰金。其志常在圖遼。故與高麗和。高麗亦對於遼。全無間隙。復改抱州爲義州防禦。使以鴨綠江爲界。大置關防。時李資諫使宋至汴京。徽宗密諭資諫曰。聞汝國與女眞接壤。盍招之來。資諫曰。女眞者。夷狄中最貪醜強狡者也。不可通。資諫還後。徽宗約金伐遼。其後徽欽皆爲金所囚。所謂靖康之禍是也。

仁宗孝恭王時。宋高宗遣刑部尙書楊應誠等。假道高麗。而迎問二帝於五國城。王答應誠書曰。若使節假道入境。將爲敵國憂。故不能奉命。附表致謝。而事金益恭。時宋高宗建炎六年。我紀元千七百七十九年。崇德帝大治三年也。

李資謙妙清之逆謀

仁宗以母氏故任用外戚。李資謙頗得寵遇。資謙又納其女爲貴人。探知宮中動靜。專擅已甚。內侍祇候金榮。與錄事安甫麟。同知樞密事智祿延。謀誅資謙。及其黨拓俊京。率軍入宮。先誅其黨拓俊臣。資謙聞變。舉兵犯闕。焚燒宮禁。流榮遠方。又遷王於重興宅。西院王恐被害。欲禪位於資謙。平章事李壽諫之事遂止。既資謙又遷王於己第。左右皆以私黨。王頗憚之。資謙嘗得圖讖。有李氏國之語。信之。遂蓄無君之心。至是益急。欲進毒於餅中。妃知之。密以告王。王以餅投鳥。鳥斃。又贈毒藥。妃奉碗陽蹴。碗覆。妃資謙之四女也。已而俊京與資謙有隙。以旨諭俊京。及尙書金瑠。瑠泣曰。旨如此。義當死。俊京等率將校僚吏入宮。奉王出御軍器監使。召資謙逐流之。斬其將康好高珍守等。禍遂平。於是召金榮還。爲殿中內給事。賞賜有差。其後俊京恃功跋扈。王納左右之議。流俊京於岩墮島。繼資謙之亂。未幾又有妙清之變。妙清。西京僧人。以陰陽禍福之說寵於王。心蓄不軌。王嘗幸西京。密作大餅。空其中。穿一孔。盛以熱油。沈之於大同江。油浮水面如五色。妙清等謂爲神龍吐涎。使百官上賀表。任元凱等知其奸惡。上書請誅妙清。王不聽。卒與柳昌趙

匡等據西京。反囚西京留守。及兵馬使。遣兵斷崑崙道。劫發諸城兵。改元天開。自號天遣忠義軍。王命平章事金富軾等討之。富軾臨發。謂諸將曰。鄭知常金安白壽翰。實與妙清通。三人不去。西京不能平也。使勇士曳三人出宮門斬之。乃自平洲至管山驛行次。諭告西京。降其徒趙匡。乃斬妙清柳昆。以降使尹瞻獻其首。台諫梟之。而下瞻於獄。匡聞之復反。富軾勅諸軍進攻。大破之。匡自焚。西京平。

王在位二十四年薨。王以幼冲即位。遭權臣跋扈之難。又深信浮圖。卒兆西都之變。蓋天性慈愛。優柔不斷。然終其身。不生縫隙。恭儉飾身。能以誠信交於隣國。既薨。太子昀即位。爲毅宗莊孝王。時高宗紹興十七年。我紀元千八百又八年也。

宦者武臣之專擅

毅宗即位數年。樞密院知奏事鄭襲明卒。襲明迎日縣人。倜儻奇偉。力學能文。毅宗爲太子時。仁宗欲廢之。時襲明爲東宮侍讀。盡力調護。得不廢。仁宗薨。謂太子曰。治國須聽襲明言。及毅宗即位。襲明以受先朝顧託。知無不言。毅宗常憚之。金存中等。日夜短其失。襲明揣王意。乃仰藥死。自是金存中等。與宦寺鄭誠等相結託。而謀構陷之。及金存中死。誠

權知闔門祇候。遂擅政柄。宦者之拜朝官。自誠始也。

毅宗自襲明死。荒淫無度。不用諫官言。又作離宮於大內之東。窮極華麗。又信道佛教。課齋醮之費於民。以文藻詞華。而寵諛佞之徒。且蔑視武臣。減其祿以充遊幸之費。台省以畏鄭誠。無一人敢直言者。左正言文克謙上疏言。宦者白善淵。久專威福。術人榮儀。執左道以媚上。常侍崔褒。僞職掌權。勢傾中外。貪慾無厭。請黜榮儀。罷褒。以謝一國。又及宮禁。雖薄之事。毅宗大怒。焚其疏。而貶克謙爲普州判官。

一日毅宗幸普賢寺。武臣鄭仲夫。李義方。李高等。以毅宗蔑視之。久懷憤怒。至是謀反。毅扈從文官宦寺等。又遣兵盡殺文臣之留都者。遂以毅宗還宮。而迎其弟翼陽公皓即位。是爲明宗。光孝王。乃流毅宗於巨濟縣。釋文克謙爲承宣。文臣李公外等。幸免於難。武臣亦倚賴之。以故事格例相咨訪云。

明宗既即位。遣工部應圭稱前王毅宗使者。如金上表。告讓位。金主詰之曰。廢兄篡位。造飾虛辭。以欺罔上國。應圭辯對不屈。五日不食。而立庭以待命。金主嘉其忠誠。厚慰而還之。既金主完顏遣靖詢問前王傳位之事。明宗對曰。前王已避位。居於他所。病篤不能就